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三十四回 婚孤兒良友為媒 寫遺肖情人作伴

誰教人間住不長，重來難遇杜蘭香。 遺容一副留千古，春月秋花枉斷腸。

卻說耿朗去後，時際仲春。旭日方和，惠風初暢。耿月旋等以次定婚，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隨康夫人連日會親，夢卿托病不出。耿懷在宴會間見燕子知年十六，燕子慧年十五，丰神俊逸，氣度安詳，因暗喜道：「祖圭可謂有子矣！況師友得人，他日必成令器。但好兒必須好婦，室家和平，則宗祧益盛。」於是親身去訪鄭文，座間言及子知兄弟學業。鄭文道：「自祖圭作古，義方訓缺。僕又疏懶性成，未能善誘。幸母儀能凜，師教克承。雖本材質之純篤，抑亦祖圭之有靈也。」耿懷道：「某有二女，乃某妻合氏未胎雙生，同年十六，不揣粗陋，欲懇孔章作伐，不知許否？」鄭文道：「此義舉也，兄之友誼既全，我之親情亦盡，何樂如之！」耿懷大喜，鄭文隨即到鄭夫人家商議。鄭夫人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娶婦須擇不如我家者』今耿氏雖好，終覺齊大非吾耦也。」鄭文道：「不然，耿存忠家雖豐亨，而心同寒素。身雖閥閱，而性好耕讀。且合夫人之母儀吾妹所見，二小姐之閨訓吾姊所知。祖圭與存忠昔為好友，今作懿親，不但我執柯者樂觀其成，即地下之靈，必更歡喜不盡。」鄭夫人聽到此處，便垂淚道：「賢弟既有此心，我豈想不到此？但耿親家知相女配夫，我亦須量家娶婦，還當從長商議。」鄭文不敢再言，然又恐怕錯過，只得將此話告知耿懷。耿懷隨命合夫人到耿朗家與夢卿商議。夢卿一則愛兩個小姑賢淑，二則敬叔父叔母忠厚，因亦令人去說，鄭夫人方始依允。從此兩家又結了一層親。當時會親行聘，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俱隨康夫人來往，夢卿仍托病不出。而內眷外親，因耿朗遠出，來與康夫人作伴過宿者，如棠夫人、荊夫人、合夫人、膚夫人、康夫人、胥夫人、林夫人、楚二娘、鄭夫人、宣安人、冉安人、楊安人等，晚間都愛在夢卿房內安息。僕婦侍女人多嘴雜，都知耿朗與夢卿反目原由，人人俱替夢卿抱忿。又留神看夢卿左手小指，無日無夜常帶著甲套。看夢卿滿頭青絲又短又少，全用那假髮，因問及春晚，方知是為治病作甲割剪了去，因此人人又都嗟歎。

一日荊夫人、楚二娘都在夢卿房內過宿，荊夫人道：「姪婦夫妻之事如何？二伯母連影響亦不知覺。」夢卿道：「兒女私情，何敢上煩尊長。」荊夫人道：「若不明白，難道一世不和睦不成？」夢卿道：「閨味事體，如何分辨得？必須日久自明，方不惹人談笑。若必口巧舌能，就使辨得乾淨，然令丈夫懷羞，自己得志，亦非為婦之道，況且男子性氣最易激發，萬一羞惱成怒，則無益而反有害矣。」荊夫人道：「理固當然，卻不免自家受苦。」夢卿道：「自家受苦事小，若是尊長不喜，丈夫不樂，姊妹有失，那事便大了。」楚二娘道：「二娘此時，正與我少年時同病。先尚書在日，亦曾如此。若非隱忍，安得到有目今？」夢卿道：「姨娘有命，所以能到今朝。若姪女恐未必有此壽算。」楚二娘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夢卿道：「姪女自幼多病，心思又窄，又不曾說笑。那些千愁萬慮，亦有時自解自寬，卻不知怎地又兜上心來。不但如四娘、五娘的彈口琴，摸牙牌，放風箏，打鞦韆，無有情緒，連撫琴著棋都生疏了許多。如今精神短小，氣力不加。有時暫臥，便昏昏沉沉，如醉如夢，恰似要死便死的光景，這如何是長壽的樣子？」荊夫人道：「輕輕、渾渾的事體，俟姪兒來時，我即可以分晰明白。」

你目下不要掛念，只管保養自身，調和胎氣要緊。」三人講話多時，春晚送上酒果，愛娘亦來，於是四人分上下在燈前圍坐。楚二娘拿了一枚密餞橄欖道：「聞得姑爺愛吃此物，我想，總然有些香氣，卻無甚意趣。」愛娘笑道：「俗語雲，吃了橄欖，回過味兒來。姨母說他無意趣，我們卻要他想味兒。幾個月參辰卯酉，如今又南北東西，回來時節，味兒必想得透也。」夢卿歎道：「待得甘香回齒頰，已輪岸蜜十分甜。恐姐姐空費一番心耳！」愛娘道：「解鈴人是係鈴人，妹妹前番模樣都比人強，故容易招人忌嫉。後來件件都不及人，故可以免人口舌。看那人臨去，疑已解去七八，所以不即和好者，不過少年性格，不肯先下氣的緣故。你待他回來時，包管不解自明，你又何須如此認真？」荊夫人、楚二娘亦一起說道：「三娘所言甚是，如今少年人那一個肯認己錯？你自寧心耐性，怕他不轉意回心？嗣後諸事，俱學三娘，得快活處且自快活，倘老天加護，生一兩個爭氣兒女，也不負到耿家一場。」夢卿聽說，揮淚稱謝。是夜四人同寢。次日荊夫人、楚二娘俱各回家，夢卿無事，因收拾舊日書箱，檢出燕玉的小影一軸，不見則已，一看則音容宛在，抱恨終天。色笑難承，酬恩無日。痛母弟之伶訂，悲己身之坎土稟。止不住淚如雨下，哽咽起來。

哭至一個多時刻，春晚方才勸住。愛娘來看見了，便問道：「二娘眼皮紅紅的，想又是身上不爽？」春晚因告知看見小影一事，愛娘遂取來觀看，便道：「這畫得好，我雖未見伯父慈容，然平素曾聽妹妹言講。今日見此小像，儼然如我熟識一般，不料丹青有此妙筆。」春晚道：「此是我家姑奶奶自畫。」愛娘驚道：「不知二娘有這樣韻事，何故一向連春姨也不曾提起？連字都不甚寫，何況作畫？」愛娘道：「寫字作畫，雖非我輩正事，然借以消慮適情，亦不妨偶一為之。況又不至傳揚於外，何必輕以自拘也？妹妹若不憚勞，祈為我畫一小影何如？」

夢卿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只是傳神稍有差池，便另是一人，與姐姐何涉？」愛娘道：「今看伯父小影，參之妹妹與二妹令弟儀容，大是相仿。可知伯父在時亦不過如此而已。妹妹何惜數日筆墨，而使我愛娘不自知其面目耶？」於是命喜兒在臥樓上備辦筆硯，各色顏料，擇日請夢卿開筆。夢卿一則感愛娘之情，二則慕愛娘之貌，欣然領命。愛娘又道：「我處處最不喜孤子，又不願與俗人為伍。妹妹既合我同心，何不將自己也畫上作個伴侶？」夢卿不知愛娘有心，便亦應允。即於二月二十日起，日日飯後同愛娘在樓上商議如何布景，如何位置，如何取意，如何著色。直至三月初間，方才畫完。

正是花容月貌，彷彿如生。輕款微笑，依稀欲活。愛娘緊緊收起，此事不但香兒、彩雲一些不知，連雲屏亦絲毫不覺。過了些時，夢卿將父親小影送與子知、子慧兩個兄弟。鄭夫人得了亡夫小像，悲喜交加，命子知、子慧覓良工糊表，用錦囊香匣收貯。到後來逢時遇節，便展開瞻仰一番不提。再說夢卿自給愛娘畫影之後，精神減少，飲食虛消。

康夫人只道初胎頭產，少不得要受些苦處，日日令雲屏勸食勸藥，總在育嬰保產上留心。一時送飲食的絡繹不絕。棠夫人送人參酒，荊夫人送莎木細粉，合夫人送桃椰白面，膚夫人送香糟茭白，康夫人送蜜餞決明，胥夫人送白鴿卵，林夫人送野雞蛋，宣安人送酥烹水刁鴨，楚二娘送細煮烏雄雞，冉安人送天津鮮鯉，青州大棗，楊安人送南海雌雄郎君子。又虧春晚領著鼎兒、養氏作羹湯，煮粥飯，俱與夢卿的口味相合，夢卿尚可勉強用些。」只是病原不一，醫好這件，又生那件，急切難痊。雲屏、愛娘幾次要將那些閒言閒語告知夫人，一則怕夫人著惱，二則又被夢卿攔阻。夢卿雖是帶病，仍然明妝雅服，從不蓬頭垢面，恰好與所畫伴愛娘的小影一絲不差。正是：保不滅之精光，還歸天上。留無窮之雅麗，播向人間。